

巴以冲突背景下约旦 对耶路撒冷圣地管辖权的困境与展望^{*}

葛宇阳

摘 要：耶路撒冷地位和阿克萨清真寺归属权一直是巴以冲突中极为敏感与复杂的问题，关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自被赋予耶路撒冷圣地管辖权以来，约旦哈希姆王室在解决圣城和圣地问题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积极斡旋冲突以维护和强调自身圣地守护者形象，同时巩固王室的统治合法性，从而赢得国际尊重、提升约旦的国际地位。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导致哈希姆圣地管辖权陷入困境，面临新的安全挑战，约旦调节冲突的能力正日益减弱。本文在巴以冲突的背景下研究约旦的圣地管辖权，通过完整梳理其历史源流、现实意义和当前困境，尝试进一步理解约旦在巴以冲突中的立场，并探讨其在解决圣城和圣寺问题中的潜在作用。

关键词：耶路撒冷圣地管辖权；耶路撒冷地位问题；阿克萨清真寺；巴以冲突；约旦

作者简介：葛宇阳，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2022 级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92）。

文章编号：1673-5161(2025)01-0110-24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系 2024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东和平的治理困境变化和中国的对策研究”（24BGJ078）的阶段性成果。

自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起“阿克萨洪水”(Al-Aqsa Flood)军事行动以来,巴以冲突迅速升级并严重外溢,对地区和全球安全局势产生深远影响。其中,哈马斯发动对以色列袭击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保卫阿克萨清真寺”,从而使圣城和圣寺问题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勒斯坦问题的核心,其实质是阿克萨清真寺的最终归属权问题。^①作为伊斯兰教、犹太教以及基督教三大宗教所公认的圣城,共同的圣城认同虽然赋予耶路撒冷地位的神圣性,但彼此独立的神学话语体系与基于信仰的宗教利益诉求差异,却使得耶路撒冷地位问题一直是中东难题。犹太民族曾先后在耶路撒冷建造两座圣殿,被毁后仅留存第二圣殿一段长约50米,高80米的大理石城墙,即西墙(Western Wall)。西墙的宗教功能在于其被视为犹太教最重要的圣地,千百年来散居于世界的信徒都要在此进行虔诚的祈祷,低声呜咽诉说流亡之苦,因此西墙也被称之为“哭墙”,是犹太民族信仰和团结的象征。在穆斯林眼中,耶路撒冷则是既麦加和麦地那之后伊斯兰信仰中的第三大圣地,是先知穆罕默德登宵夜游之地。西墙旁的阿克萨清真寺是“尊贵禁地”(Haram al-Sharif),也是犹太教中的圣殿山(Temple Mountain)所在。阿克萨清真寺所指的地理范围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阿克萨清真寺就是圣寺本身,广义上则包括圆顶清真寺、喷泉、坟墓等众多附属建筑物。自建城以来,耶路撒冷几经易手并经历多轮扩建,现今关于耶路撒冷地位问题的争论主要关注东耶路撒冷,即耶路撒冷老城与众多圣地的归属。

圣地和圣迹位置叠合交错使得阿克萨清真寺的归属权问题格外敏感,圣寺问题往往成为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的导火索,因此学界格外关注耶路撒冷和阿克萨清真寺在巴勒斯坦问题以及中东和平进程中的作用,国内外学者多从政治学、宗教学、人类学和国际法视角,^②针对其归属演变、争议所在以及背后的大国

^① 丁俊:《阿克萨清真寺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34页。

^② 杨阳:《阿克萨清真寺宗教和政治功能解读》,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年第6期,第51-57页;赵莹、刘玺鸿:《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的人类学解读——从国家的遗产到遗产的文明》,载《世界民族》2017年第6期,第1-12页;Henry Cattan, “The Status of Jerusalem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and 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s,” *Journal of Palestine Studies*, Vol. 10, No. 3, 1981, pp. 3-15; Enrico Molinaro, *Holy Places of Jerusalem in Middle East Peace Agreements: The Conflict Between Global and State Identities*,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09; Madelaine Ad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Jerusalem: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a Contested City*,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14。

博弈进行研究,^①并通过给出具体的争端解决方式助力巴以和平的实现。相较于对巴以冲突双方和域外大国的研究,学界对约旦哈希姆王国(以下简称约旦)在解决圣城和圣寺问题上作用的研究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一方面,约旦位于死海之滨,西邻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处于历次巴以冲突的最前沿,因此在外交上尤为关注巴勒斯坦问题。另一方面,作为圣裔的后代,哈希姆王室被赋予管辖耶路撒冷圣地的权利,在圣城和圣地问题上扮演重要且独特的角色,是解决圣城与圣寺问题最不可忽视的力量之一。鉴于约旦在地缘意义上和宗教意义上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本文从约旦对耶路撒冷圣地的管辖权切入,详细梳理其历史源流、现实意义、当前困境以及未来前景,并将分析重心置于巴以冲突背景下,探讨约旦在圣地管辖权方面的当前困境,以尝试更具时代性地审视圣城和圣寺问题。

一、约旦对耶路撒冷圣地管辖权的历史源流与现实意义

阿克萨清真寺自建成后,历经地震、战乱、焚毁和几经翻修,已经成为三大天启宗教的共同圣地,见证文明的发展与宗教间冲突。近代以来,耶路撒冷与阿克萨清真寺的主权历经变迁,日益复杂,成为巴以冲突的关键争议点。自 1924 年被赋予对耶路撒冷圣地的管辖权以来,圣地管辖权已然成为哈希姆家族统治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凭借圣地守护者形象,约旦积极参与地区事务、特别是巴以问题的解决,赢得了国内认可和国际社会的尊重。

(一) 约旦对圣地管辖权的缘起和演变

作为现代约旦国家的缔造者与统治者,哈希姆家族在阿拉伯历史上声明显赫并与近代约旦的发展紧密交织。哈希姆家族最初来源于伊斯兰教兴起时统治麦加的古莱什(Quraysh)部落,并因作为先知穆罕默德后裔而被赞誉为圣裔家

^① 张世均:《宗教文化在耶路撒冷主权归属问题上的政治延伸》,载《世界宗教文化》2022 年第 1 期,第 107-114 页;郝忠格:《圣城之争与空间博弈:1967 年以来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化改造运动》,载《西亚非洲》2022 年第 6 期,第 94-124 页;修蕊、马晓霖:《阿克萨清真寺归属演变》,载《中国穆斯林》2021 年第 2 期,第 81-86 页;马丽蓉:《巴以和解政策困境中的耶路撒冷问题》,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 年第 4 期,第 16-32 页;陈天社:《阿拉伯国家与耶路撒冷问题》,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5 期,第 125-128 页;[以色列]阿姆农·拉蒙主编:《耶路撒冷的历史地位:问题及其解决方法》(希伯来文),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以色列研究所 2007 年版;Shlomo Slonim, *Jerusalem in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1947 - 1997*, Bost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8; Marshall J. Breger and Leonard M. Hammer, *The Contest and Control of Jerusalem's Holy Sites: A Historical Guide to Legality, Status, and Owner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族。在阿拉伯语中,“哈希姆”意为“掰开面饼的人”,得名称在于麦加干旱时,整个家族将全部粮食拿出用于赈济灾民,民众感谢其善举,遂将此名口口相传至今。尊贵的血统与显赫的声望使得哈希姆家族在阿拉伯世界深受敬重,并始终在中东政治议题中占有一席之地。^①

在列强争霸、奥斯曼统治日益衰落的 19 世纪中后期,担任麦加谢里夫与埃米尔的哈希姆家族的侯赛因·本·阿里(Hussein bin Ali)选择与英国合作,通过领导阿拉伯大起义(The Arab Revolt)来推翻奥斯曼帝国的腐朽统治。为表对其支持,英国许诺帮助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并通过与时任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Henry McMahon)与侯赛因的书信往来商定未来阿拉伯国家的疆界,但出于己方私利,英国与法国签订瓜分势力范围的《塞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并发表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的《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从而为日后的中东乱局埋下伏笔。最终侯赛因·本·阿里不得不与英国重新商定领土划分,双方同意沿约旦河——亚喀巴一线以东分割巴勒斯坦、建立外约旦酋长国,接受英国的委任统治,并由其次子阿卜杜拉(Abdullah I bin Al-Hussein)担任外约旦埃米尔。

在涉及耶路撒冷管辖与保护上面,主管英国托管时期巴勒斯坦穆斯林事务的最高穆斯林理事会(Supreme Muslim Council)与侯赛因于 1924 年达成口头协议,赋予哈希姆家族管辖圣城和圣寺的权利。按照协议,哈希姆家族需保障各教会在圣地的权利,并保护和支持各信徒行使宗教权利。^②至此,圣地管辖权成为哈希姆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之一,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与支持。

随着阿犹矛盾的不断加剧,英国被迫将巴勒斯坦问题交由联合国讨论。1947 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 181 号决议对巴勒斯坦实行分置,并将耶路撒冷交由国际共管。阿拉伯国家不满对巴勒斯坦问题有失公允的国际决议,发动第一次中东战争。战后以色列和外约旦共同完成对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的瓜分,约旦河东西两岸合并为约旦哈希姆王国,约旦占有东耶路撒冷,以色列则控制西耶路撒冷。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虽然成功夺取耶路撒冷老城,但因畏惧阿克萨清真寺的政治敏感性而承认约旦的管辖权,并在 1994 年签署关于双边和平的《瓦迪阿拉巴条约》(Wadi Araba Treaty)时承诺“尊重约旦哈希姆王国目前在耶路撒冷穆斯林圣地中的特殊作用”,并且“当进行有关永久地位的谈判时,以色

^① 章远:《新世纪以来的约旦政治发展与外交抉择》,北京:时事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39 页。

^② The Royal Aal al-Bayt Institute for Islamic Thought, *The Hashemite Custodianship of Jerusalem's Islamic and Christian Holy Sites 1917-2020 CE*, Amman: The National Press, 2020, p. 32.

列将高度重视约旦在这些圣地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① 1998 年约旦解除与约旦河西岸的行政联系时,约巴双方仍商定由约旦政府继续负责维修阿克萨清真寺及其附属建筑,继续承担耶路撒冷宗教基金会、约旦河西岸宗教法庭及各清真寺所属院校的费用。^② 2013 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lestinian National Authority)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与约方达成协议,巴方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为圣地守护者,并完全承认约旦的圣地管辖权。^③

(二) 圣地管辖权对约旦的现实意义

作为哈希姆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之一,耶路撒冷圣地管辖权既帮助约旦整合国内族裔认同,强化统治合法性,又通过塑造圣地守护者形象对外展示约旦的特殊性,在合理介入巴勒斯坦问题的同时,将自身置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中心,从而有效提升国际地位、获得国际话语权,成就约旦的“小国大外交”。

1. 维持统治合法性、构建“哈希姆认同”的需要

在国际关系中,一个政权的稳定和生存都需要广泛的合法性,即统治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中东国家的政权合法性包含民族主义、宗教和社会阶层等诸多特殊内涵,^④其中宗教体系在塑造国家身份、构建民族认同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中东地区安全。首先,在由宗教因素参与保障政权合法性的中东国家,宗教在社会中更普遍有延续与发展机遇,^⑤这类国家内部的宗教认同感成为划分社群甚至政治身份的关键,但也易埋下冲突和竞争的种子。其次,宗教认同干扰国家认同。即便民族主义逐步取代宗教成为中东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主流意识形态,^⑥现代化的实现仍然要遵从宗教的基本原则,从而出现宗教和民族与国家之间无法弥合的张力,导致认同困境。最后,宗教具有两面性,既可以为民族和解所服务,也可以被利用,为暴力、分裂和干涉提供合法性依据。因此,从合法性角度看,阿克萨清真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宗教层面上的神圣性,更在于其所呈现的政治功能。

^① “Treaty of Peace Between The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And The State of Israel,” *King Hussein. gov. jo*, October 26, 1994, <http://www.kinghussein.gov.jo/peacetreaty.html>, 上网时间:2024 年 5 月 28 日。

^② 唐志超:《约旦:列国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28 页。

^③ “Jordanian-Palestinian Agreement to Jointly Defend al-Masjid al-Aqsa,” *Alhussein. jo*, March 13, 2013, <https://www.alhussein.jo/en/media/press-releases/jordanian-palestinian-agreement-jointly-defend-al-masjid-al-aqsa>, 上网时间:2024 年 5 月 28 日。

^④ 李意:《当代中东国家政治合法性中的宗教因素》,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37 页。

^⑤ 程彤:《伊朗政治合法性与宗教合法性之构建》,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 年第 3 期,第 32 页。

^⑥ 韩志斌、马云飞:《国家建构、政治文化与政治危机——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三维考量》,载《西亚非洲》2024 年第 3 期,第 41 页。

作为一种政治象征,清真寺本体一旦与区域性的政教关系耦合,并通过与上层建筑相结合而成为重要的社会动员力量,其政治功能就会被无限放大,甚至成为合法性来源的表征之一。^① 实践中,叠加上相互对立的宗教诉求,对宗教圣地、圣寺的争夺会不断循环出现。对此,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教授伊扎克·雷特(Yitzhak Reiter)指出,耶路撒冷和阿克萨清真寺之争实则为民族、宗教和合法性之争。^②

合法性是统治稳定的基石,因此只有获得认同的统治才能被民众自觉拥护,统治才能长久。哈希姆家族的统治合法性虽然建立于穆斯林对圣裔家族的特殊感情上,但传统的宗教认同非但不能与现代国家认同之间完全协调,反而会削弱甚至是威胁统治合法性。一方面,现代约旦属于经由殖民统治而人为划分出来的“人造国家”,因此缺少特定的民族观念认同。另一方面,多年的巴以冲突导致约旦境内留有大量巴勒斯坦难民,再加上建国初期的移民使得巴勒斯坦裔人口现已占据约旦总人口的60%以上,族裔差异冲淡本就薄弱的认同,并破坏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因此,自建国以来历任统治者都通过培育“哈希姆认同”(Hashemite Identity)来实现民族建构,增强自身合法性。

历经“泛伊斯兰认同”“泛阿拉伯认同”“约旦民族认同”的演变,^③“哈希姆认同”俨然成为粘合不同族裔、形塑约旦历史连续性与独特性的重要手段,统治者主要通过叙述约旦历史的神圣性、特殊性和与阿拉伯世界的关联性,强调哈希姆家族与约旦之间的联系,强化自身圣裔与圣地守护者角色来不断淡化“外来者”形象,以统一的“哈希姆认同”构筑现代国家并合法化其统治。^④ 即便是官方赋予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以约旦公民身份,外约旦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始终存在认同隔阂。阿卜杜拉一世国王被激进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所刺杀的历史,深深刻在约旦国民的记忆里。为实现统治的长治久安,自侯赛因(Hussein bin Talal)时期开始,统治者开始逐步放弃“哈希姆认同”中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色彩,通过将“哈希姆认同”内嵌于约旦民族认同来完成对哈希姆家族的认同与对约旦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统一。一方面,官方利用“闪米特起源”与阿拉伯世界和哈希姆家族相联系,形成以“阿拉伯历史—约旦历史—哈希姆家族历

① 杨阳、冯帅鹏:《阿克萨清真寺宗教和政治功能解读》,第53页。

② Yitzhak Reiter, *Jerusalem and Its Role in Islamic Solidari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 98.

③ Mohammed Torqi Bani Salameh and Khalid Issa El-Edwan, “The Identity Crisis in Jordan: Historical Pathways and Contemporary Debates,” *Nationalities Papers*, 2016, Vol. 44, No. 6, pp. 985–1002.

④ 闫伟、田鸿涛:《“哈希姆认同”:约旦政治文化的意涵与建构路径》,载《西亚非洲》2021年第5期,第130–155页。

史”之间相互紧扣的历史叙事,^①突出约旦历史的连续性与独特性,努力淡化政权的外来属性。另一方面,通过将境内外约旦人与巴勒斯坦人共同置于哈希姆家族的统一领导框架下,弥补认同隔阂,培育共有的国家认同。在此过程中,圣地管辖权被统治者阐释为哈希姆家族的历史责任。^② 突出约旦的圣地守护者角色,既为统治增添历史和宗教合法性,又在国际舞台参与巴以冲突解决奠定基础,同时在国内回应巴勒斯坦裔国民诉求,统治合法性由此得到综合地巩固。

2. 赢取国际地位、博取国际社会尊重的手段

在当今国际体系中,国家无论大小均在国际秩序等级中处于一定的位置,即国家的国际地位,取决于一国被他国认可形象的总和,反映出一国在等级制上的声望排名。^③国际地位的重要性在于其与权力与合法性之间的联系:一方面,高地位的国家可以通过号召力而非强制力来吸引其他国家帮助实现其国家利益,因此地位是软实力的来源之一。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扩展,现代国家建构的“国际动力”^④日益突显,来自国际社会的承认、认同与支持对于维护统治合法性愈发重要,^⑤良好的国际形象和较高的国际地位可以反作用于国内统治合法性的维持。

国际地位在根本上是一个社会性问题,一国所获取的国际地位有赖于他国的承认。而在追求国际地位的手段与方式上,受制于国家规模和物质实力,小国虽无法像大国一样通过“炫耀式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⑥,即采取明显超出自身资源实力和所承担义务与成本的方式高调寻求地位,否则将使得本就脆弱的政治基础更加脆弱,但小国却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非物质手段来获得国际认可,有效提升自身地位,积攒声望、赢得尊重。一是通过联盟,借助集体的力量来增强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但联盟始终存在“被抛弃”和“被牵连”的风险。二是从历史传统中寻找自身特殊性,强调自身有义务去维护国际公平与正义,树立“行好事之人”的道德形象,通过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人道主义援助和冲突调

① 闫伟、田鸿涛:《“哈希姆认同”:约旦政治文化的意涵与建构路径》,第 146 页。

② Ahmad El-Sharif, “Constructing the Hashemite Self-Identity in King Abdullah II’s Discour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nguistics*, Vol. 6, No. 1, 2014, p. 43.

③ 王梓元:《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与声望:一项研究议程》,载《国际政治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116 页。

④ 郭忠华、谢涵冰:《民族国家建构的方式与轨迹——基于联合国会员国的分析》,载《探索与争鸣》2018 年第 11 期,第 75 页。

⑤ 杨雪冬、杨靖旻:《治理绩效、国家合法性外部化与全球化进阶》,载《天津社会科学》2021 年第 1 期,第 74 页。

⑥ Lilach Gilady, *The Price of Prestige: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 pp. 3-4.

节与斡旋等突显自身的重要性与软实力,从而获得大国的认可。^①三是运用现行国际秩序来提升本国地位,通过支持和维护现行国际秩序来赢取大国的善意与友谊。反之,则针对现有国际秩序进行批评,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种举措虽然未必能获得大国的认可,但却可以博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从而增加自身与大国谈判的筹码。^②四则为软实力渠道,凭借本国独特的宗教、文化来增强自身吸引力。

对约旦而言,圣地管辖权强化了哈希姆家族圣裔后代与圣地守护者角色,塑造了约旦独特性的同时也提高其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

首先,约旦长期奉行亲西方、亲美国的外交政策,良好的美约关系既为美国的中东政策起到锚定作用,又为约旦带来更多机遇。^③虽然美国历来支持哈希姆管辖权,但特朗普政府一度转变在圣地问题上的立场,造成两国关系紧张,约旦在解决巴以争端上的影响力下降。

其次,早在倭玛亚王朝时期,哈希姆家族就开始担任麦加谢里夫,并被奥斯曼帝国承认为“圣地守护者”,专门负责管理朝觐事务,因此历史正统增添约旦在整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中的声望,并在客观上提升其地位。圣地管辖权也进一步体现约旦在阿拉伯世界中的道德合法性,既有效呼吁关注巴勒斯坦,又被用于提升对本国领导人的自豪感。^④20世纪70年代初,约旦对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统治面临严峻挑战。当时,侯赛因国王强调“维护耶路撒冷的阿拉伯特色并恢复阿拉伯主权”^⑤,选取“阿拉伯”特色而非“巴勒斯坦”特质使得约旦能够维系公众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并为东耶路撒冷重回哈希姆统治敞开大门。^⑥

再次,现行国际秩序尊重哈希姆家族对圣地的管辖权,国际社会看重约旦在斡旋巴以冲突上的独特作用。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会发表的《中国和阿拉

^① Nina Græger, “From ‘Forces for Good’ to ‘Forces for Status’? Small State Military Status Seeking,” in Benjamin de Carvalho and Iver Neumann, eds., *Small State Status Seeking: Norway’s Quest for International Standing*, London: Routledge, 2015, pp. 86–107.

^② 丁隆、李楠:《从阿富汗变局解析卡塔尔的调停外交》,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6期,第54页。

^③ 章远:《新世纪以来的约旦政治发展与外交抉择》,第108页。

^④ Stacey Gutkowski, “Moderation as Jordanian Soft Power: Islam and Beyond,” in Peter Mandaville, ed., *The Geopolitics of Religious Soft Power: How States Use Religion in Foreign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3, p. 194.

^⑤ 《侯赛因重申维护耶路撒冷“阿拉伯性质”的意图》(阿拉伯文),载《约旦宪章报》1976年9月28日,转引自 Michael Sharnoff, “Jordanian Stamps of Islamic Holy Sites in Jerusalem: 1967–1989,”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50, No. 4, 2023, p. 10.

^⑥ Michael Sharnoff, “Jordanian Stamps of Islamic Holy Sites in Jerusalem: 1967–1989,” p. 11.

伯国家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联合声明》，强调支持哈希姆家族对被占耶路撒冷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圣迹的保护，支持其为保护耶城阿拉伯、伊斯兰和基督教属性，以及维护耶路撒冷及其圣迹现有历史和法律地位所发挥的作用。欧盟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立场保持不变，呼吁维持现状，理解并尊重约旦的特殊作用。^①

最后，哈希姆家族圣裔身份^②的神圣起源，使得约旦在宗教文化上更具有吸引力，国王凭借温和、务实的政策积极参与中东事务，维系平衡外交，成为推动地区和平的关键力量。^③

二、巴以冲突中约旦对圣地管辖权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虽然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并尊重哈希姆家族的管辖权，但在巴以冲突长期化的背景下，圣城和圣寺归属问题成为各方势力竞相角逐博弈的焦点，哈希姆管辖权面临多重压力。即便如此，约旦也始终在履行保护圣地职责的同时，积极运用圣地守护者角色化解危机，持续推动在和平框架内解决耶路撒冷问题。

（一）以色列日益激进的行为

自右翼利库德集团(HaLikud)执政以来，以色列一直存在构建“大以色列”(Greater Israel)^④的政治野心，并且在圣城与圣寺问题上愈发强硬与激进。巴以之间多次因阿克萨清真寺相关事务爆发流血冲突。2000年，时任以色列反对党领袖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强行造访圣殿山后引发第二次因提法达。2022年组建史上“最右”政府后，以色列加剧对圣地现状的改变，从根本上削弱哈希姆管辖权，致使约以关系不断恶化。具体而言，以色列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手段改变圣地现状。

① “Local EU Statemen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Heads of Mission Visit to Jerusalem Waqf,” *The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Representative (West Bank and Gaza Strip, UNRWA)*, October 4, 2024, https://www.eeas.europa.eu/delegations/palestine-occupied-palestinian-territory-west-bank-and-gaza-strip/local-eu-statement-occasion-heads-mission-visit-jerusalem-waqf_en?s=206, 上网时间:2024年10月11日。

② Riad Nasser, “Exclusion and the Making of Jordanian National Identity: An Analysis of School Textbooks,”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 10, No. 2, 2004, p. 234.

③ Stacey Gutkowski, “Moderation as Jordanian Soft Power: Islam and Beyond,” p. 195.

④ 指部分宗教和右翼犹太民族主义者扩充以色列版图的计划，具体范围仍存在争议。从内涵来看，“大以色列”可被理解为“将以色列的主权拓展至约旦河西岸”，亦或是“先前占领的加沙地带和戈兰高地领土”，甚至是《圣经》中所描述的“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的土地”。参见 Adrian Stein: “Greater Israel—From the Euphrates to the Nile,” *The Times of Israel*, January 8, 2024, <https://blogs.timesofisrael.com/greater-israel-from-the-euphrates-to-the-nile/>, 上网时间:2024年8月30日。

一是以“考古”为借口,通过考古发掘“合法化”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存在,借助旅游开发和城市建设破坏城市原有地貌并刻意抹去当地非犹太人的文化痕迹,达到促成圣城“犹太化”的目的。自1968年起,以色列考古学家就开始对耶路撒冷展开考古挖掘,^①其先后以此缘由开凿西墙隧道、攻破沃伦门、破坏穆格拉比门,并不断摧毁圣寺内或周围的历史遗迹,造成以色列对圣地的实质性控制。2023年,以色列首次在阿克萨清真寺的地下隧道内召开内阁会议,再度拨款6,000万新谢克尔(约合1,700万美元)用于开发更多的“犹太化”项目。^②2024年以来,以国共计在阿克萨清真寺周围进行22次新的挖掘项目,在地下新开凿3~4条隧道并重树犹太地标。^③此外,部分正统犹太教徒开始鼓吹在阿克萨清真寺所在位置建设第三圣殿以迎接“弥赛亚”的到来,加速改变圣地现状。1984年以色列官方成立圣殿研究所(Temple Institute)为建设第三圣殿做准备,仪式所需要的红母牛和各类器具等皆已备好,只待献祭的开始。^④

二是以“安全”为理由在圣迹上加装安全设施,驱逐信众、阻碍正常的祷告并强行关闭圣寺。近年来犹太极端主义者经常会在传统宗教节日期间在清真寺大院举办活动,从而令巴勒斯坦民众担心以色列企图控制圣寺并改变其现状,故许多信众坚持在清真寺内过夜坚守,导致以色列军警以“扰乱公共安全”为由强制将其驱离,进而引发大规模骚乱。以方以当发生任何冲突或事件时能及时发出直接指示为由,以方从2017年起开始在清真寺周围加装扩音器,^⑤并在进入阿克萨清真寺的三个大门前安装路障,进一步阻止礼拜者自由进入圣寺,^⑥导致双方再次形成对峙局面。而每当以色列以安全缘由封锁、关闭圣寺,强制终止祷告并

① 艾仁贵:《从文明遗产中寻求国家认同:考古发掘与中东民族国家构建》,载《西亚非洲》2023年第5期,第45页。

② “Israel: Cabinet Holds Meeting Beneath Al-Aqsa Mosque,” *Middle East Monitor*, May 22, 2023,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230522-israel-cabinet-holds-meeting-beneath-al-aqsa-mosque/>, 上网时间:2024年8月30日。

③ “The Targeting of Al-Aqsa Continues, 22 New Excavations and Tunnels Under the Western Wall and the Sharaf Lane,” *The Palestinian Information Center*, June 15, 2024, <https://english.palinfo.com/jerusalem/2024/06/15/320648/>, 上网时间:2024年8月30日。

④ “In a West Bank Settlement, Israelis Tend Red Cows and Plan The Third Temple,” *Middle East Eye*, March 28, 2024,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news/israel-palestine-west-bank-settlers-red-cows-third-temple>, 上网时间:2024年8月28日。

⑤ Ahmad Melhem, “Israel Installs More Loudspeakers at Al-Aqsa Mosque,” *Al-Monitor*, September 21, 2020, <https://www.al-monitor.com/originals/2020/09/israel-install-loudspeakers-jerusalem-al-aqsa-mosque.html>, 上网时间:2024年8月28日。

⑥ “Israel Installs Barriers at 3 Gates Leading to Al-Aqsa Mosque,” *Middle East Monitor*, March 15, 2024,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240315-israel-installs-barriers-at-3-gates-leading-to-al-aqsa-mosque/>, 上网时间:2024年8月28日。

核验信徒身份时,几乎都会引发穆斯林团体的大规模抗议,稍有不慎就会恶化为流血冲突事件。比如 2021 年 4 月 13 日,恰逢以色列阵亡将士日与穆斯林斋月第一天重叠,以方因祈祷会打扰纪念仪式而强闯圣寺并剪断主宣礼塔的电源,双方随即再起冲突。^① 此外,以色列也时常干扰瓦克夫(Waqf)官员的工作,肆意对其进行逮捕。2019 年,以色列逮捕由约旦指定的瓦克夫领导人谢赫·阿卜杜拉齐姆·萨哈布(Sheikh Abdelazeem Salhab)时,圣城内再次爆发抗议。约旦称该行为是“危险且升级,令人无法接受,严重破坏约旦作为圣地守护者的行为”^②。

三是以“信仰”为名强制进入圣寺并举行宗教活动,意图完全控制阿克萨清真寺。根据约以协议,为维护清真寺的伊斯兰属性,非穆斯林信徒虽然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参观清真寺,但却不可以在此进行祈祷。近年来犹太极端主义者频繁打破协议,从硬闯圣寺,到逐步在传统宗教节日期间在清真寺大院举办活动,造成圣地局势日益紧张。部分以色列官方机构也开始尝试突破 1967 年以来禁止非穆斯林祈祷的禁令。^③ 极右翼领导人多次煽动对圣寺的全面控制。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2015 年内塔尼亚胡总理曾因防止西岸冲突升级而明确禁止内阁成员与政府官员前往圣殿山,^④但 2018 年此禁令被解除,^⑤以色列政府也逐步对犹太人在此祷告持默许态度。地方法院曾推翻警方因 3 名犹太人在阿克萨清真寺祈祷而禁止其进入耶路撒冷老城 15 天的命令,并质疑此类执法的法律依据,尽管随后被上诉法院驳回,却进一步加剧本就紧张的局势。^⑥ 2023 年,右翼政客阿

^① Aaron Boxerman, “Israel Said to Muzzle Al-Aqsa Muezzin as Memorial Day Observed at Western Wall,” *The Times of Israel*, April 14, 2021,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israel-said-to-muzzle-al-aqsa-muezzin-as-memorial-day-observed-at-western-wall/>, 上网时间:2024 年 8 月 28 日。

^② “Israel Briefly Detains Top Waqf Official Over Temple Mount Protests,” *The Times of Israel*, February 24, 2019,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israel-said-to-arrest-top-waqf-officials-over-temple-mount-protests/>, 上网时间:2024 年 8 月 28 日。

^③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占领东耶路撒冷,时任以国防部长摩西·达扬(Moshe Dayan)与耶路撒冷宗教当局达成禁止非穆斯林在圣殿山祈祷的协议,虽以国国内未有明确的法律约束,但几十年来以政府一直保有此禁令。参见 Hillel Cohen, “The Temple Mount/Al-Aqsa in Zionist and Palestini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 Comparative View,” *Israel Studies Review*, Vol. 32, No. 1, 2017, pp. 1-19。

^④ “Netanyahu Bars Jewish Politicians from Al-Aqsa Compound,” *Al Jazeera*, October 8, 2015,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15/10/8/netanyahu-bars-jewish-politicians-from-al-aqsa-compound>, 上网时间:2024 年 8 月 28 日。

^⑤ “Netanyahu Lifts Ban on MKs Visiting Temple Mount,” *The Times of Israel*, July 3, 2018,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netanyahu-lifts-ban-on-mks-visiting-temple-mount/>, 上网时间:2024 年 8 月 28 日。

^⑥ “Israeli Court Upholds Non-Muslim Prayer Ban at Al-Aqsa,” *Al Jazeera*, May 26, 2022,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2/5/26/israeli-court-upholds-non-muslim-prayer-ban-at-al-aqsa-mosque>, 上网时间:2024 年 8 月 28 日。

米特·哈勒维(Amit Halevi)提议剥夺约旦圣地管辖权,划分阿克萨清真和圆顶清真寺给穆斯林与犹太人,从而保证圣殿山的神圣性,引起穆斯林的抵制与批评。^① 2024年,新当选的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则多次在大批军警的保护下闯入清真寺大院,强调“我们的政策是允许犹太人在此进行祷告”^②,从而引发巨大争议。

表 1 自 2015 年以来以色列改变圣地现状的主要行为

时间	主要行为
2016年6月12日	犹太游客进入圣寺,以色列军警打伤数名巴勒斯坦人
2017年7月15日	发生枪击以色列警察后,以方自1969年以来首次取消主麻日祷告
2017年7月16日	以色列加装新的安检措施
2018年5月13日	以色列批准在两年内拨款4,700万谢克尔(约1,450万美元)用于圣地考古
2018年7月3日	以色列解除对政府官员与内阁成员参观圣殿山的限制
2019年3月3日	以色列拒绝瓦克夫官员入内工作
2020年1月31日	特朗普公布“世纪协议”,以军警强制镇压圣寺骚乱
2021年5月7日	以军警袭击清真寺,巴以冲突再起
2021年8月21日	以色列政府允许犹太人在阿克萨清真寺内祈祷
2022年4月15日	冲突再次爆发
2023年1月5日	本-格维尔突访圣殿山
2023年3月22日	以色列在斋月期间每晚都会进入清真寺驱赶信徒,最终导致冲突爆发
2023年5月21日	以色列首次在阿克萨清真寺下面的隧道内召开内阁会议,并再度拨款促进圣地“犹太化”
2023年10月7日	哈马斯发动对以袭击,以色列开始限制穆斯林进入阿克萨清真寺
2024年8月13日	本-格维尔再闯圣寺,并称犹太人有权在此祷告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Al Jazeera*、*Middle East Monitor*、*Middle East Eye* 报道整理。

(二) 美国在耶路撒冷地位问题上的政策转变

虽然自以色列建国伊始,美国就在各种国际场合合力挺以色列,并将其视为自

^① “Israel: MP Proposes Plan to Divide Al-Aqsa Mosque,” *Middle East Eye*, June 8, 2023,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news/israeli-lawmaker-proposes-plan-divide-al-aqsa-between-muslims-and-jews>, 上网时间:2024年8月30日。

^② Yolande Knell, “Israeli Minister Denounced over Call for Jewish Prayer at Jerusalem Holy Site,” *BBC*, August 14, 2024,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g58yj57jdeo>, 上网时间:2024年8月30日。

身中东政策的主要支柱,但在涉及耶路撒冷地位问题上,美国认为承认以色列并不代表对耶路撒冷有特别的看法,希望通过建立国际制度以谈判手段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从联大分治决议起,美国就投票赞同耶路撒冷交由国际共管。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一直较为尊重联合国对耶路撒冷地位的决议,支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尊重约旦的圣地管辖权并反对任何有悖于谈判的单反面行动。

虽然美国国会于 1995 年通过《耶路撒冷使馆法案》(*Jerusalem Embassy Act*)而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要求美驻以大使馆在 5 年之内从特拉维夫搬迁至耶路撒冷,但历任总统都因该议题的高敏感性而采取拖延措施,避免破坏与阿拉伯盟友之间的关系。而自特朗普上任后,美国的立场开始完全倒向以色列,在加剧既有冲突的同时也使得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更加复杂化。特朗普激活历届总统推迟的《耶路撒冷使馆法案》,将大使馆迁址至耶路撒冷,颁布完全偏袒以色列的“世纪协议”(Deal of the Century)^①,将阿克萨清真寺的归属权划归以色列,并严重侵犯约旦的管辖权。根据“世纪协议”,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的首都得到其完全拥有与控制,巴勒斯坦仅获得一个“古德斯”(al-Quds)虚名下的东耶路撒冷郊区局部。^②“世纪协议”也呼吁赋予所有宗教信仰徒都在阿克萨清真寺自由祈祷并举行宗教仪式的权利,从而为在圣寺举行犹太宗教仪式合法化铺路。

(三) 外部国家对圣地管辖权的争夺

由于圣城和圣寺监管权所具有的宗教意义,历史上埃及、摩洛哥等国都曾介入过对圣地管辖权的争夺之中,但由于国际社会对约旦的普遍支持,哈希姆管辖权并未受到过多干扰。而随着“世纪协议”的提出,圣地管辖权再度成为外部各国争夺的焦点。

一方面,中东变局后的阿拉伯各国因各种内外问题而自顾不暇,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开始减弱,且随着阿拉伯世界多视有改变地区秩序意愿和能力的伊朗为首要敌人,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民族矛盾与历史恩怨开始让位于宗教内部的教派之争,巴勒斯坦问题被不断“降温”。在此背景下,圣城和圣寺问题成为美国进一步拉拢盟友的手段,希望通过利用圣地管辖权来吸引更多的阿拉伯国家与其结成共同对抗伊朗的阵营。2020 年阿联酋与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定》(*Abrham Accords*)时就强调“所有和平而来的穆斯林都可以参观阿克萨清真寺

^① “世纪协议”即“和平繁荣计划”。参见“Peace to Prosperity: A Vision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the Palestinian and Israeli People,” *Trump White House Archives*, January 1, 2020,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0/01/Peace-to-Prosperity-0120.pdf>, 上网时间:2024 年 9 月 14 日。

^② 马晓霖:《美国解决巴以冲突的新方案:基于“世纪协议”的文本解读》,载《西亚非洲》2020 年第 3 期,第 20 页。

并祈祷,耶路撒冷的其他圣地也应继续向所有信仰和平的信徒开放”^①,从而进一步合法化非穆斯林在圣寺的祈祷。此外,圣地管辖权也被用以吸引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进行媾和。多年来,沙特一直有意通过增加在耶路撒冷瓦克夫的代表权来取代约旦在圣地的角色,^②在美国推动下,沙以两国密谋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条件之一就是赋予利雅得对耶路撒冷的官方管辖地位,^③作为回报,沙特并不热衷实践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具体步骤,仅要求以色列政治承认巴勒斯坦即可。^④虽然沙特官方多次表达对哈希姆圣地管辖权的尊重,^⑤但沙以关系正常化进程却始终在推进中。

另一方面,阿拉伯世界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整体式微也为伊朗和土耳其留有契机,双方以争夺伊斯兰世界领导权而围绕阿克萨清真寺展开激烈的话语争夺,试图抢占舆论的“道德高地”。伊朗在将巴以冲突与泛伊斯兰主义相联系的同时不断给予 Hamas 经济与军事援助,^⑥号召其持续抵抗以“拯救阿克萨清真寺”(Save the Al-Aqsa Mosque),并进行过模拟夺取阿克萨清真寺的军事演习。^⑦土耳其则在持续批判美国的耶路撒冷政策的同时,主动出击以拓宽自身影响力。“世纪协议”公布后,土耳其宣称耶路撒冷是其领土。^⑧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多次对以色列进行谴

^① Mohammad Ersan, “Israel-UAE Deal: Will Jordan’s Custodianship of the Al-Aqsa Mosque Be Affected?,” *Middle East Eye*, September 2, 2020,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news/israel-uae-deal-jordan-jerusalem-al-aqsa-mosque-custodianship>, 上网时间:2024年9月14日。

^② “Saudi Arabia Seeking Representation in Jerusalem’s Al-Aqsa Endowment: Report,” *Middle East Eye*, June 1, 2020,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news/saudi-arabia-israel-talks-jerusalem-waqf-endowment-al-aqsa>, 上网时间:2024年9月14日。

^③ Mordechai Kedar, “Don’t Let Saudis Have Any Role on the Temple Mount, Put Israel in Charge — Opinion,” *The Jerusalem Post*, August 30, 2023, <https://www.jpost.com/opinion/article-756768>, 上网时间:2024年9月14日。

^④ “Saudi Arabia ‘Open’ to Israel Bypassing Steps for Palestine State, in Exchange for US Defence Pact,” *The New Arab*, February 3, 2024, <https://www.newarab.com/news/saudis-open-israel-skipping-steps-palestine-state>, 上网时间:2024年9月14日。

^⑤ “S. Arabia Affirms Support for Hashemite Custodianship of Jerusalem’s Holy Sites,” *The Jordan Times*, April 8, 2021, <https://www.jordantimes.com/news/local/s-arabia-affirms-support-hashemite-custodianship-jerusalem-holy-sites>, 上网时间:2024年9月14日。

^⑥ 马晓霖:《掣肘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外部因素》,载《西亚非洲》2017年第4期,第18页。

^⑦ “Iran Trains for Capture of Jerusalem’s Al-Aqsa, But Uses Dome of Rock Model,” *The Times of Israel*, November 21, 2015,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irans-revolutionary-guards-train-for-capture-of-al-aqsa/>, 上网时间:2024年9月14日。

^⑧ Tobias Siegal, “Erdogan: ‘Jerusalem Is Our City, A City from Us’,” *The Jerusalem Post*, October 3, 2020, <https://www.jpost.com/middle-east/erdoan-jerusalem-is-our-city-a-city-from-us-644306>, 上网时间:2024年9月14日。

责,主动号召召开伊合组织领导人特别峰会来维护耶路撒冷的和平,^①显露土耳其方面对争夺圣城和圣寺主导权的努力。

(四) 约旦的应对措施

面对圣地管辖权日益被侵蚀的现状,约旦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始终坚持“两国方案”的同时,反复呼吁国际社会正视哈希姆管辖权的历史与合法性,并一直通过修复圣地、斡旋冲突、推动国际合作来阻止以色列对老城的实质性占有。

首先,约旦继续承担对圣地的修复工作,并大规模斥资用于修缮和管理圣城与圣寺。根据统计,自获得对耶路撒冷圣地的管辖权以来,哈希姆王室先后共 4 次花费超过 21 亿美元的巨资来保护圣地。^② 开国君主阿卜杜拉一世曾亲自监督对圣寺的修复工作并参与扑灭 1949 年发生的大火。侯赛因国王为保护圣寺立法、组建耶路撒冷事务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ttee for Jerusalem Affairs),并将其在英国的私人住宅出售以支持重修圆顶清真寺的金顶。^③ 自现任国王阿卜杜拉二世(Abdullah II Bin Hussein)继位以来,约旦先后出资翻修萨拉丁讲堂、圣寺的围墙以及圣墓教堂和基督墓。2017 年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捐款 140 万美元用以保护耶路撒冷的圣迹,^④2019 年再度个人出资完成圣墓教堂的修复工程。^⑤ 此外,约旦也设置宗教基金瓦克夫负责日常的维护和管理工作,并通过雇佣庞大的官僚体系来履行其管辖权。约旦宗教基金与伊斯兰圣地事务部下设重建阿克萨清真寺和圆顶清真寺皇家委员会(The Royal Committe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Al-Aqsa Mosque and the Dome of the Rock)负责监督对圣寺的重修与维护以及进

① “Erdogan Demands Muslim Leaders Convene Summit Over Temple Mount ‘Expansionism’,” *The Times of Israel*, September 9, 2024,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erdogan-demands-muslim-leaders-convene-summit-over-temple-mount-expansionism/>, 上网时间:2024 年 9 月 14 日。

② Daoud Kuttab, “The Restoration Projects that Keep Jerusalem’s Al-Aqsa in Good Repair,” *Arab News*, March 13, 2021, <https://www.arabnews.com/node/1824536/middle-east>, 上网时间:2024 年 9 月 14 日。

③ Mark Fineman, “Culture: Muslim Shrine Will Soon Be Good as Gold: A Massive Project to Gild the Dome of the Rock Has Weathered Riots and Political Disputes, With Help from King Hussein,”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12, 1994, <https://www.latimes.com/archives/la-xpm-1994-04-12-wr-45021-story.html>, 上网时间:2024 年 9 月 14 日。

④ “Jordan’s King Abdullah II Donates \$1.4 Million to Al Aqsa,” *Roya News*, August 2, 2017, <https://en.royanews.tv/news/11014/2017-08-02>, 上网时间:2024 年 9 月 14 日。

⑤ “King Makes Donation for Restoration of Jerusalem’s Holy Sepulchre,” *The Jordan Times*, May 6, 2019, <https://jordantimes.com/news/local/king-makes-donation-restoration-jerusalems-holy-sepulchre>, 上网时间:2024 年 9 月 14 日。

行必要的采购,^①根据 2007 年第 15 号法律运作的重建神圣阿克萨清真寺和圆顶清真寺的哈希姆基金(The Jordanian Hashemite Fund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Blessed Al-Aqsa Mosque and the Dome of the Rock)则专门负责为保护圣地提供资金支持。^②基金会也成立负责收集、整理并出版古代伊斯兰文化手稿和资料的复兴传统与伊斯兰科学部,意在进一步保护伊斯兰文化,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资助下完成对阿克萨清真寺图书馆的修复。^③

其次,谴责以色列的激进行为,摆明约旦立场并呼吁国际社会的关注,从而对以国进行施压。每当以色列强行改变圣地现状时,约旦都会在第一时间进行谴责、批评,要求其尽快约束激进行为,恢复圣地现状。2021 年斋月起,因以色列定居者和部队开始强制驱逐谢赫·贾拉(Sheikh Jarrah)社区的巴勒斯坦居民造成东耶路撒冷的局势开始日益紧张,以军使用橡皮子弹、催泪瓦斯和眩晕手榴弹袭击阿克萨清真寺,造成多人伤亡,并使得暴力冲突呈现向整个约旦河西岸蔓延的趋势,局面愈发失控。在此背景下,约旦警告以色列不要对圣寺进行“野蛮”侵犯,要求国际加大施压力度,并称“把谢赫·贾拉的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家园是在犯战争罪”。^④2023 年犹太“住棚节”结束时,约有超过 1,000 名非法定居者擅自闯入清真寺大院,约旦随即向以国大使递交抗议备忘录,要求立即停止任何侵犯圣地神圣性的行为。^⑤2024 年加沙局势骤然升级后,以国以安全为由加强安保等级、限制进入圣寺的总人数。由于与斋月时间重合,要求进入清真寺进行祷告的人数骤然增多,以方加大驱离程度,导致冲突升级。约旦严正警告以色列“亵渎阿克萨清真寺的神圣性就是在玩火,限制措施将导致西岸局势‘爆炸’”。^⑥本-格

① “The Royal Committe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Al-Aqsa Mosque and the Dome of the Rock,” *Ministry of Awqaf Islamic Affairs and Holy Places*, https://www.awqaf.gov.jo/EN/Pages/The_Royal_Committee_for_the_Reconstruction_of_AlAqsa_Mosque_and_the_Dome_of_the_Rock, 上网时间:2024 年 10 月 1 日。

② “Jerusalem and the Hashemite Custodianship,” *Department of Palestinian Affairs*, https://dpa.gov.jo/En/Pages/Jerusalem_and_the_Hashemite_Custodianship, 上网时间:2024 年 10 月 1 日。

③ Michael Dumper, *Jerusalem Unbound: Geography,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the Holy C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21.

④ “Jordan Warns Israel Against ‘Barbaric’ Violations of Al-Aqsa Mosque,” *Al-Arabiya News*, May 9, 2021, <https://english.alarabiya.net/News/middle-east/2021/05/09/Jordan-warns-Israel-against-barbaric-violations-of-mosque->, 上网时间:2024 年 10 月 1 日。

⑤ “Jordan Sends ‘Memo of Protest’ to Israel over Al-Aqsa Settler Incursions,” *Middle East Monitor*, October 4, 2023,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231004-jordan-sends-memo-of-protest-to-israel-over-al-aqsa-settler-incursions/>, 上网时间:2024 年 10 月 1 日。

⑥ Suleiman Al-Khalidi, “Jordan Says Israel’s Al-Aqsa Mosque Restrictions Risk ‘Explosion’,” *Reuters*, March 11, 202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middle-east/jordan-says-israels-al-aqsa-mosque-restrictions-risk-explosion-2024-03-11/>, 上网时间:2024 年 10 月 1 日。

维尔多次窜访圣寺并发表不当言论后,约旦召见以色列大使以示抗议,将该行为视为“违反国际法、令人无法接受的挑衅”,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明确立场予以谴责。^①

再次,发挥约旦国家和王室形象的影响力,防止冲突进一步扩大。除谴责以方举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与施压外,约旦也积极调节、斡旋冲突双方,致力于暴力降级。2017 年,因 3 名以色列阿拉伯人在阿克萨清真寺附近开枪射杀 2 名以色列警察,使得以方紧急在入口处加装金属探测仪和摄像头,从而引发巴勒斯坦民众的不满与抗议。约旦在谴责以方安装检查设施、影响正常宗教活动的同时,也积极斡旋其拆除安全设施,最终没有引发大规模暴力事件。^②以色列自 2003 年起就因“涉及恐怖主义”而强制关闭仁慈之门导致冲突不断,直至 2019 年演变为“仁慈之门危机”,争议焦点为大门旁的一栋建筑物能否被用于礼拜,经过约以两国多次谈判后,以方重新开放仁慈之门。^③ 2021 年以方再度禁止对该建筑物的修复工作,后在瓦克夫官员与约旦大使的抗议与调节下,修复工作恢复正常。^④ 贝内特和拉皮德(Naftali Bennett-Yair Lapid)联合执政时期,约以两国领导人曾多次举行会晤共同商讨圣地局势。其时,以方看重约旦在控制局势、缓和冲突上的作用,承诺会约束激进行为,双边关系一度因此升温。

最后,约旦一直致力于通过与国际组织合作来共同保护圣城与圣地,推动国际社会有效约束以色列的激进行为。在侯赛因国王坚持不懈的游说与施压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耶路撒冷老城先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与《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进一步保护圣城的文化古迹。1983 年,约方向教科文组织出具一份指责以方仍在促使圣城“犹太化”的报告,联合国方面高度重视并立即委任一名代表

① “Jordan Condemns Israeli Minister Ben-Gvir’s Call To Build Synagogue Inside Al-Aqsa Mosque,” *Anadolu Agency*, August 6, 2024, <https://www.aa.com.tr/en/middle-east/jordan-condemns-israeli-minister-ben-gvirs-call-to-build-synagogue-inside-al-aqsa-mosque/3313690>, 上网时间: 2024 年 10 月 3 日。

② “Israel Removes Temple Mount Metal Detectors That Enraged the Muslim World,” *The Jerusalem Post*, July 25, 2017, <https://www.jpost.com/israel-news/politics-and-diplomacy/israel-removes-temple-mount-metal-detectors-that-enraged-the-muslim-world-500663>, 上网时间: 2024 年 10 月 3 日。

③ “Israel, Jordan Said Holding Talks to End Conflict at Temple Mount Gate,” *The Times of Israel*, March 6, 2019,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israel-jordan-said-holding-talks-to-end-conflict-at-temple-mount-gate/>, 上网时间: 2024 年 10 月 5 日。

④ Daoud Kuttab, “The Restoration Projects That Keep Jerusalem’s Al-Aqsa in Good Repair,” *Arab News*, March 13, 2021, <https://www.arabnews.com/node/1824536/%7B%7B>, 上网时间: 2024 年 10 月 5 日。

跟进耶路撒冷问题,根据要求该代表需每年访问耶城两次并提交报告。^① 1997年,教科文组织、瓦克夫与福利协会共同创立一个特别账户用于保护老城的伊斯兰古迹,并鼓励增加穆斯林在此的永久居所。^② 此外,教科文组织也相继承认阿克萨清真寺与圣殿山为同义词,强调穆格拉比门属于阿克萨清真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呼吁以色列停止在东耶路撒冷的一切非法工程。

“世纪协议”颁布后,约旦表示全部拒绝。约旦官方坚称,“没有替代的家园,没有定居点,没有干涉哈希姆管辖权是约旦的基本条件”。^③ 约旦在高度关注事态发展的同时,也积极与阿拉伯各国进行协调,共同制定应对措施。2018年1月6日,阿拉伯国家联盟(League of Arab States)领导人齐聚约旦共同商议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力促美国尊重历史与国际法。同样,约旦也时常将圣城和圣寺问题交由联合国讨论,要求对以色列进行施压,阻止其对耶路撒冷的破坏,联合国也先后多次敦促以色列结束占领,停止破坏现状。随着新一轮巴以冲突规模的不断扩大,约旦持续为巴勒斯坦积极发声,重申哈希姆管辖权的重要性与历史地位,推动国际组织持续关注耶路撒冷地位问题,促成双方停火。第33届阿盟峰会发表《巴林宣言》(*Bahrain Declaration*),强调约旦在监管圣城和圣寺上的独特作用,谴责以色列将其“犹太化”的企图并呼吁通过“两国方案”来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伊斯兰合作组织吉达会议强调约旦所管理的耶路撒冷宗教基金和阿克萨事务部是履行哈希姆圣地管辖权的唯一机构,呼吁以色列不要继续挑衅圣地现状并立即停止侵略;^④联合国大会第十次紧急特别会议则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历史决议,要求以色列结束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非法存在”。^⑤

概括而言,圣地现状的维护除需约旦积极履行管辖职责外,更依赖于巴以双方与国际社会的支持。忽视约旦的独特作用不仅无法彻底解决问题,反而会加剧既有冲突。因此,达成尊重哈希姆管辖权的国际共识、限制激进行为是解决耶

① Karimah Suleiman Aljedayah *et al.*, “Hashemites’ Custodianship of Jerusalem Islamic Holy Sites,” *Qudu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slamic Studies (QIJS)*, Vol. 10, No. 1, 2022, p. 266.

② Katharina Galor, *Finding Jerusalem: Archaeology Between Science and Ideology*,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p. 55.

③ Bahaa Al Deen Al Nawas, “Trump’s Peace Vision Biased, Holds No Future — Pundits,” *The Jordan Times*, January 29, 2020, <https://jordantimes.com/news/local/trumps-peace-vision-biased-holds-no-future-%E2%80%94-pundits>, 上网时间:2024年10月5日。

④ “OIC Condemns Israeli ‘War Crimes,’ Calls for Palestinians Protection,” *The Jordan Times*, August 8, 2024, <https://jordantimes.com/news/local/oic-condemns-israeli-war-crimes-calls-palestinians-protection>, 上网时间:2024年10月5日。

⑤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结束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非法存在”》,联合国网站,2024年9月18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24/09/1131501>, 上网时间:2024年10月2日。

路撒冷地位和阿克萨清真寺归属权问题的首要关键。

三、新一轮巴以冲突对耶路撒冷圣地现状与约旦管辖权的影响

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爆发使得约旦圣地管辖权深陷困境之中,并对其经济和安全造成冲击。随着以色列持续破坏圣地现状,约旦国内爆发巨大反以浪潮,约以关系继续恶化。同时,域内外力量纷纷借助圣地问题来博取政治支持,导致局势持续动荡,而国际社会的约束能力却整体不足。约旦圣地管辖权遭遇频繁侵犯,其斡旋能力日益减弱,地区和平前景愈加暗淡。

(一) 以色列极右翼势力持续破坏圣地现状

常年的巴以冲突加剧以色列的不安全感,期望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能带来稳定与秩序,进而导致国家的整体“右转”。本轮冲突的爆发则再一次坐实极右翼政客只有通过武力才能获取绝对安全的政治信条,企图通过完全控制圣城与圣寺来彻底解决该问题,屡屡突破各方“红线”。一方面,极右翼领导人不再忌惮批评与谴责,忽视约旦试图平息暴力的努力,并借冲突之机企图制造改变圣地现状的“既成事实”。约旦被指责是圣地问题上的“两面派”——在公开场合强烈批判以色列,却在私下要求理性沟通。^① 本-格维尔在遭到国际集体谴责后仍旧再闯圣寺并声称“渴望在圣殿山建造一座犹太会堂并插上以色列国旗”,从而完全实现以色列对阿克萨清真寺的主权。以色列遗产部部长阿米查伊·埃利亚胡(Amichai Eliyahu)则宣布拨款 200 万新谢克尔(约 54.5 万美元)用于资助非法定居者冲击阿克萨清真寺。^② 在官方的鼓舞下,犹太极端主义者也进一步侵犯圣地现状,不断扩大冲突。在“致力于圣殿山实现并拥有完全主权、倡导犹太人拥有平等权利”的非盈利组织贝亚德努(Beyadenu)的号召下,2024 年独立日时数百名犹太人强行在圣殿山升起以色列国旗。^③ “圣殿被毁日”时则约有 2,250 名定居

① Jacob Magid, “Senior Israeli Diplomat Takes Jordan to Task for Harsh Temple Mount Criticism,” *The Times of Israel*, April 20, 2022,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senior-israeli-diplomat-takes-jordan-to-task-for-harsh-temple-mount-criticism/>, 上网时间:2024 年 10 月 2 日。

② Jonathan Lis and Jack Houry, “Jordan ‘Playing a Double Game’ on Temple Mount Clashes, Israeli Official Says,” *Haaretz*, April 20, 2022, <https://www.haaretz.com/israel-news/2022-04-20/ty-article/.premium/jordan-playing-a-double-game-on-al-aqsa-israeli-official-says/000001-80-6562-dc5d-a1cd-757b41260000>, 上网时间:2024 年 10 月 2 日。

③ “Hundreds of Jews to Fly Israeli Flags on Temple Mount on Independence Day,” *The Jerusalem Post*, May 3, 2024, <https://www.jpost.com/israel-news/article-799636>, 上网时间:2024 年 8 月 14 日。

者闯入圣寺,挥舞以色列国旗并举行犹太宗教仪式。^①9月12日,以色列极端组织“圣殿山活动家”(Temple Mount Activists)再度借助人工智能发布一则阿克萨清真寺和圆顶清真寺被大火吞没的视频,标题暗示圣地的毁灭即将发生,^②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另一方面,多党制给予小党尤其是宗教政党更多的要价机遇,获取与自身实力不符的影响力,导致大党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约束。虽然反复承诺不会改变现状并重申未经其允许任何部长不得登上圣殿山,^③但面对内阁分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非但无约束幕僚的行为,反而为保证微弱的多数议席而选择继续与极右翼和宗教极端势力结盟,造成对圣地现状的实质性侵害。以色列国内媒体甚至报道,总理在早已知晓本-格维尔会访问圣殿山的情况下仍未对其进行阻止。^④

(二) 约旦国内政治力量变化与约以关系持续恶化

自1994年签署和平条约而建交后,约以两国一直处于“冷淡的和平”之中。双方虽然在经济、安全、贸易、旅游与能源等领域上不断拓展合作,但在巴以问题上一直纷争不断,乃至影响彼此合作的进一步深化。虽然约旦政府往往在公开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同时将与以色列建立联系视为保护公民自由的责任之一,^⑤但约旦民众却时常质疑达成约以和平的意义。以色列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的强硬立场更使得约旦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破坏本就脆弱的双边关系,甚至对哈希姆家族统治的合法性构成威胁。

加沙冲突的爆发不仅冲击约旦旅游业,致使本就低迷的经济形势更加严峻,还改变约旦国内政治力量,加剧社会动荡。尽管约旦是国王有实际权力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但反对派力量在被反复削弱后仍保持政治影响力,并时常对政府决

^① Ahmed Asmar, “Over 2,000 Illegal Israeli Settlers Storm into Al-Aqsa Mosque to Mark Jewish Event,” *Anadolu Agency*, July 13, 2024, <https://www.aa.com.tr/en/middle-east/over-2-000-illegal-israeli-settlers-storm-into-al-aqsa-mosque-to-mark-jewish-event/3302301>, 上网时间:2024年8月30日。

^② “Israeli Settlers Release AI Video of Al-Aqsa Burning,” *Middle East Monitor*, September 12, 2024,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240912-israeli-settlers-release-ai-video-of-al-aqsa-burning/>, 上网时间:2024年9月12日。

^③ “Netanyahu Says Ministers Must Clear Temple Mount Visits with Him, Reiterates No Change to Status Quo,” *The Times of Israel*, September 8, 2024,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liveblog_entry/netanyahu-says-ministers-must-clear-temple-mount-visits-with-him-reiterates-no-change-to-status-quo/, 上网时间:2024年9月12日。

^④ “Netanyahu Knew of Ben-Gvir’s Temple Mount Ascent in Advance, Minister Says,” *The Jerusalem Post*, August 14, 2024, <https://www.jpost.com/israel-news/article-814668>, 上网时间:2024年9月28日。

^⑤ Joseph Nevo, “Jordan, the Palestinians and the Al-Aqsa Intifada,” *Civil Wars*, Vol. 6, No. 3, 2003, p. 75.

议提出批评。^①其中,由约旦穆斯林兄弟会(Jordanian Muslim Brotherhood)发展而来的“伊斯兰行动阵线党”(The Islamic Action Front)是约旦国内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反对派。该党倾向宗教激进主义,并因成员多为巴勒斯坦裔而重点关注巴勒斯坦问题,反对阿以和谈与约以和平,并时常批评当局未能有效保护阿克萨清真寺的伊斯兰属性,^②从而一度导致政党与哈希姆政权关系紧张。

“选民的经济和宗教偏好是政党的选举竞争空间,也决定着政党的动员次序”^③,经济的不景气与改革的缓慢持续降低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伊斯兰行动阵线党通过将冲突与民生相联系,利用以色列对哈希姆管辖权的侵犯和对巴勒斯坦的暴行不断调动民族主义情绪,成功夺取议会 138 个议席中的 31 个议席而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此前,约旦议会就曾因以色列在阿克萨清真寺挑起冲突,将约旦大使无故阻拦在狮子门外而发起多轮投票要求驱逐以色列大使,选举胜利后该党继续支持哈马斯,施压政府结束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

面对以色列对圣地现状的频繁侵犯,约旦民众不断指责政府对圣地的监管不利,并经常性地掀起大规模反以示威游行。而在国内政权反对派的策划下,这类游行很容易演变为骚乱,冲击社会稳定。加沙冲突升级之际,大量约旦民众高举巴勒斯坦国旗在以色列驻约旦大使馆门前示威,在声援巴勒斯坦同时要求官方断绝与以色列的和平条约,并驱逐大使。在穆兄会的推动下,^④约旦民众与军警产生对峙与冲突,示威内容也发生改变。示威者手持哈马斯蒙面发言人阿布·奥贝达(Abu Obaida)的头像,指责约旦军队在解放巴勒斯坦上的不作为并表达对国王的不满。与之相对的是,部分约旦人将暴力示威活动称之为“煽动叛乱游行”,并发起“效忠洪流”在线主题活动,强调对君主制和安全部队的效忠与支持并批判哈马斯借助“阿克萨洪水”开展无差别屠杀。^⑤

① 李茜:《约旦现代化进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07-209 页。

② Yitzhak Reiter, “Jerusalem: Hashemite Quest for Legitimacy,” in P. R. Kumaraswamy, ed.,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the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Singapo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 295.

③ [美]卡尔斯·波瓦克斯:《政党和政党制度的产生》,载[美]罗伯特·E. 戈定主编:《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唐士其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507-508 页。

④ Dale Gavlak, “Officials, Observers Warn Muslim Brotherhood Is Inciting Pro-Hamas Demonstrations,” *VOA*, April 9, 2024, <https://www.voanews.com/a/officials-observers-warn-muslim-brotherhood-is-inciting-pro-hamas-demonstrations/7562877.html>, 上网时间:2024 年 10 月 10 日。

⑤ Ohad Merlin, “Pro-Hamas Riots Erupt in Jordan Causing Inner Divisions to Resurface,” *The Jerusalem Post*, March 30, 2024, <https://www.jpost.com/middle-east/pro-hamas-riots-erupt-in-jordan-causing-inner-divisions-to-resurface-794469>, 上网时间:2024 年 10 月 10 日。

(三) 地区政治力量重组与国际约束力不足

此轮巴以冲突呈现严重扩散与脱轨态势,中东局势已然十分紧张。冲突的外溢在使得约旦面临严重安全威胁的同时也加剧地区力量分化重组,在互信缺失、国内政治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对冲突各方的斡旋与约束能力不断下降,造成以色列愈发强硬,停火难以达成并持续破坏圣地现状。

一是加沙冲突现已演变为黎以冲突与伊以对抗,圣城与圣寺问题成为进一步引爆全面战争的关键导火索之一。约旦既面临圣地管辖权被侵蚀的现状,又不得不直面巨大的邻近安全风险。 Hamas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伊始,伊朗就明确表达对其的支持,公开鼓励巴勒斯坦人加大“从犹太复国主义敌人手中解放阿克萨清真寺”的力度。伊斯兰革命卫队更是因以色列犯下众多“罪行”而对其发射数十枚导弹与无人机,并在以方杀害伊斯梅尔·哈尼亚(Ismail Haniya)和哈桑·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①等人后对以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以色列誓言进行报复,造成两国敌对升级。

约旦曾出于“自卫”原因拦截伊朗无人机,结果引发约旦民众对政府背叛巴勒斯坦的批评,^②且遭到伊朗方面的警告。以色列则趁机大肆宣扬约旦开放领空助力其对抗伊朗,意欲通过扩大伊朗威胁来掩盖圣地问题,将国际注意力转向地区安全,借此合理化对圣地现状的改变。对此,约旦外交和侨务大臣艾曼·萨法迪(Ayman Safadi)指出,“任何谎言都无法掩盖以色列是地区最大安全威胁的事实”^③。

二是冲突加剧美国对巴勒斯坦的偏见,^④从而进一步缺少约束以色列的动力,并企图利用圣地问题拉拢阿拉伯盟友,组建反伊挺以的阵营。首先,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和叙利亚什叶派武装组织以及也门胡塞武装的加入与伊朗策应成“抵抗之弧”,改组地区政治力量并牵动域外大国的利益。通过将冲突对抗与“反恐”相联系,美国以偏颇的立场斡旋冲突,继续奉行孤立、遏制伊朗的外交政策,导致更加难以约束以色列的激进行为,助长对圣地现状的侵犯。虽然拜登政

^① 伊斯梅尔·哈尼亚为 Hamas 政治局前领导人,在德黑兰被以色列暗杀;哈桑·纳斯鲁拉为真主党前总书记,在以军袭击中阵亡。

^② Patrick Wintour, “Jordan Faces Difficult Balancing Act Amid Row Over Role in Downing Iranian Drones,” *The Guardian*, April 15, 2024,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4/apr/15/jordan-difficult-balancing-act-row-downing-iranian-drones-israel>, 上网时间:2024年10月10日。

^③ Ahmed Asmar, “Israeli Policies ‘Biggest Threat’ to Regional Security: Jordan,” *Anadolu Agency*, August 12, 2024, <https://www.aa.com.tr/en/middle-east/israeli-policies-biggest-threat-to-regional-security-jordan/3302005>, 上网时间:2024年10月10日。

^④ “US Anti-Terrorism Laws Are Rooted in Anti-Palestinian Bias, New Report Says,” *Middle East Eye*, February 22, 2024,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news/anti-terrorism-laws-root-anti-palestinian-bias-says-new-report>, 上网时间:2024年10月16日。

府支持约旦管辖权,明确表示美国坚决维护耶路撒冷圣地现状的立场但却在联合国多次投票反对停火草案,继续为以方提供军事武器与外交舆论支持。美国否决联合国关于谴责哈以冲突中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理由为未考虑以色列的自卫权,^①阻挠巴勒斯坦申请为正式成员国,并积极游说盟友支持以色列。前美驻以大使戴维·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声称“是伊朗的导弹袭击了阿克萨清真寺,若非以色列的拦截,圣寺必遭毁灭”,以此进一步呼吁团结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共同对付伊朗。^②其次,时值美国大选之际,对盟友以色列的支持再度成为两党辩论、赢取选票的重点。特朗普称拜登为“坏巴勒斯坦人”(bad Palestinian)^③,指责其未能有效保护盟友,呼吁犹太选民为自己投票,认为“只有自己才是以色列最强大的保护者”^④。可以预见,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政府将继续纵容以色列,包括纵容以色列对圣地现状的改变。最后,美国不负责任的偏袒立场正在激化圣地问题,中东面临新的恐怖主义威胁。根据联合国的相关报告,以“基地”组织(AI-Qaeda)为代表的极端组织正在密切关注圣地现状,其口号已经转为“保护阿克萨清真寺的神圣性”^⑤,通过利用当前局势和平民伤亡来吸纳新成员,准备发动新一轮恐袭。

三是国际整体约束能力的不足使得以色列公然无视国际法,继续破坏圣地现状。除美国的刻意阻挠导致联合国决议难以生效外,国际社会也缺少对以色列激进行为的有效约束。一方面,虽然各国纷纷谴责并反对任何改变圣地现状的企图,但多停留在口头呼吁、警告与批评之上,缺少对以色列行为的实质性惩罚措施。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在重申约旦圣地管辖权、谴责以色列破坏圣地行为的同时,不愿过多破坏对以关系,尤其在伊以对抗升级之际,海湾国家的立场更加偏向“中立”,强调通过对话与接触来化解危机。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美国

① “U. S. Vetoes UN Resolution Condemning All Violence Against Civilians in Israel-Hamas War,” *PBS News*, October 18, 2023, <https://www.pbs.org/newshour/world/u-s-vetoes-un-resolution-condemning-all-violence-against-civilians-in-israel-hamas-war>, 上网时间:2024年10月16日。

② Yoni Kempinski, “Amb. David Friedman: Iran Literally Attacked the Al-Aqsa Mosque,” *Israel National News*, April 14, 2024, <https://www.israelnationalnews.com/news/388452>, 上网时间:2024年10月16日。

③ “Trump Calls Biden a ‘Bad Palestinian’ in US Presidential Debate Jab,” *Al Jazeera*, June 28, 2024,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4/6/28/trump-calls-biden-a-bad-palestinian-in-us-presidential-debate-jab>, 上网时间:2024年10月16日。

④ Sarah McCammon, “Trump Tells Jewish Voters They Have ‘No Excuse’ for Supporting Harris,” *NPR News*, September 20, 2024, <https://www.npr.org/2024/09/20/g-s1-23859/trump-jewish-voters-israel-election-2024>, 上网时间:2024年10月16日。

⑤ “UN Experts: Al-Qaeda Messaging Increasingly Focusing on Al-Aqsa in Wake of Oct. 7,” *The Times of Israel*, February 2, 2024,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un-experts-al-qaeda-messaging-increasingly-focusing-on-al-aqsa-in-wake-of-oct-7/>, 上网时间:2024年10月16日。

多次力劝、施压阿拉伯盟友尽快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国再次明确关注巴勒斯坦问题,强调巴勒斯坦是实现中东和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圣城和圣地问题是巴勒斯坦问题的组成部分,巴勒斯坦问题不得到完全妥善解决,中东和平前景依然渺茫。

总体而言,圣地问题已经陷入以色列极右翼势力侵犯现状—冲突爆发—以色列加剧改变现状—冲突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循环之中,双方互信持续缺失,地区和平难以实现。约旦政权在地区动荡中面临新的挑战,原本依托圣地守护者展开的斡旋调节能力正在不断被消解,亟需国际社会的支持与正视。2021年开始,中东的地区安全局势原本已趋于缓和,2023年10月7日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及其外溢,导致地区局势再度严峻。在以色列愈发激进、国际约束力缺失的情况下,作为巴以冲突争夺的核心利益之一,圣地问题的未来走向,仍值得继续关注。

四、结语

耶路撒冷地位和阿克萨清真寺的归属是解决巴以冲突的必要条件,但鉴于圣城和圣寺的重要性与敏感性,巴以双方难以达成妥协,冲突的频发既破坏脆弱的互信也为地区势力和域外大国的政治干预提供借口,从而导致该问题日益复杂化,愈发成为阻碍地区和平与发展的最大挑战之一。约旦哈希姆家族是圣地守护者,耶路撒冷圣地管辖权在赋予哈希姆家族统治合法性的同时,也助力约旦提升国际地位、赢得国际尊重,使得约旦成为斡旋冲突、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最不可忽视的力量。

但是,以色列对圣地现状的破坏,国际社会对约旦管辖权的忽视,非但未能解决既有矛盾,反而使得约旦自身陷入地区安全事务困境,是中东安全的不稳定因素。事实证明,不解决土地纠纷、刻意冷落巴勒斯坦的和平无法为中东带来全面持久的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也不应以牺牲约旦的权利为代价。巴以双方应秉持务实理性的态度,基于土地换和平原则,切实落实“两国方案”,以对话化解暴力冲突,从而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国际社会则应秉持公平正义,通过国际法与实质性惩罚措施约束各方激进行为,尊重约旦的圣地管辖权、正视约旦在解决冲突的作用,通过劝和促谈实现中东的可持续和平。

(责任编辑:包澄章 责任校对:章 远)